



学生时代的韩叙

基辛格秘密访华 韩叙是少数知情者之一

清朝咸丰年间,古城南京夫子庙附近有一条奇望街(建康路旧称)。街内曾有一所矗立了百年之久的豪宅,那是浙江吴兴一户沈姓望族的祖产。沈家的子子孙孙在这所宅院里繁衍生息。韩叙,就是沈家子孙中的一员。不过他1924年出生时,沈家已从南京迁往北京。韩叙的父亲沈家彝是一位法官,曾在江苏高等法院上海特区第二分院担任院长。韩叙是家中第六子,原名沈崇健,号叙韩。参加革命之后,韩叙将叙韩二字颠倒,以此为名。

1945年9月,韩叙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联络处联络科担任秘书,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机构,韩叙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也由此开启。

周总理去接待外宾 上车前都会召唤韩叙

自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后,韩叙就成了外交部礼宾司的一员。曾任驻塔吉克斯坦使馆参赞的马保奉和驻瑞典大使的唐龙彬,和韩叙在礼宾司共事多年。他们谈论起韩叙,都绕不开一个名字——周恩来总理。

“韩叙是周恩来总理十分欣赏的外事干部。”唐龙彬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周总理每逢接待外宾,每次上车前都会召唤:‘来,让韩叙也上车!’在车上,总理就给韩叙交代任务。一到目的地,韩叙就立即着手去办总理交代的事情,从不误事。”

在外交场合,向来访国宾和我国领导人介绍在场的中方各部委领导人、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时,韩叙都能无一例外地迅速说出每个人的姓名、部门、国别和职务,被介绍的人多达数十至上百。“开始时只有韩叙一人能承担这个任务,后来我们才慢慢锻炼出来。”唐龙彬说。

韩叙是如何做到的?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每天都要把见过的人的姓名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面,或者在对方的名片背面记上某些特点,建立起一套极易查找的小档案。“他对业务非常精通,1965年开全国旅游会议,周总理问了很多问题,韩叙都能答得上,例如苏联驻华使馆有几辆汽车等,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没有翻译在场的时候,韩叙还要充当周总理的翻译。

除了接待外宾,礼宾司的日常工作也很繁重。马保奉回忆,韩叙经常晚间工作,周日也经常去办公室,礼宾司的工作作风也被他带了出来。

韩叙于1964年前后被调往驻苏联使馆工作,但只有一年多时间,就被调了回来。外交部的人都知道,是周总理接见外宾时,长时间看不到韩叙的身影,就问:他到哪里去了?有人报告,说他在莫斯科工作。在周总理的要求下,外交部调韩叙回礼宾司任副司长。



1971年7月,基辛格(前排左一)秘密访华,外长姬鹏飞(前排右一)陪同游览长城。韩叙(后排左二)为中方陪同人员之一



周恩来与基辛格握手 资料图片



1987年11月,韩叙与基辛格在美国合影

基辛格瞒过老布什,准备秘密访华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的大事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那是韩叙人生中一次与历史重要的交会。他当时的身份是礼宾司司长。

尼克松早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仪式讲话中说道:我们要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不分大小,都不是生活在一种敌视隔绝的状态。后来,尼克松指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寻求和中国和解的途径。

由此,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两天(48小时)到来了。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美方多次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向我方传话,强调要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访问。因为中美交往中断已经20多年,尼克松一心想在对华政策上有所突破,不过当时美国对我国了解甚微,尽管我们表示了极大的诚意,愿意就两国改善关系进行对话,但他们仍心存疑惑,害怕公开访问,一旦谈崩,尼克松的声誉和地位就会受到损害,不好收场。秘密访问则有个回旋余地。

最终,美方通过当时中国的好朋友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总统传话,强调派基辛格特使进行秘密访华并希望我方予以理解。最后我方表示同意。美方把基辛格北京秘密之行的代号定为“波罗1号”。这是取自700多年前到中国探险的意大利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的名字。

“真的做到了保密吗?”参与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唐龙彬聊到这一段故事时,韩叙的夫人葛绮云忍不住好奇地问。

“是的,连国务卿罗杰斯、尼克松的好友老布什也被瞒过了。老布什和尼克松可以说是铁哥们,都瞒了。”唐龙彬肯定地说。

基辛格在离开华盛顿时,公开宣称,此行先去印度,而后去巴基斯坦。

为了不引起怀疑,总理指示让韩叙少露面

对中方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级机密”。

时任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记得,大概是1971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个晚上,韩叙打电话到唐龙彬住处的传达室,要他马上去外交部。

到了部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韩叙单独告诉他:“我刚从姬鹏飞那里开完会,现正式通知你,有一位重要的美国高级官员要秘密来访,你要参加接待。明天就去钓鱼台国宾馆集中。此事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礼宾司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对家里人也不能说。”

唐龙彬一听到“美国”二字就有些紧张,也有些惊讶。虽然参加外交工作近20年,但和美国高级官员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时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标语。唐龙彬不停地猜想:那个美国高级官员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要秘密来华。直到第二天他赶到钓鱼台国宾馆,才知道要来的人是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我方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为组员的接待班子。周总理亲自带领接待人员到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靠北面、比较僻静的5号楼作为基辛格的下榻处,楼房重新刷新了,并更换了一些家具和设备。我方接待班子就在旁边的4号楼办公,周总理和叶剑英经常到那里听取汇报。周总理为基辛格访问做出安排,要求我方做到“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唐龙彬说,参加这次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翻译、速记、联络、医务、安全、服务、司机等人员都做了严格规定,不许发生任何差错,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准回家,不能与外界联系,每次领导布置工作不能记录只能凭脑子记。

唐龙彬很快领到一个“重任”,经过外交部领导商定并报周总理批准,由美大司司长章文

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蓉、翻译唐闻生和礼宾司副处长唐龙彬四人秘密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基辛格一行来北京。章文晋和唐闻生一组,主要负责会谈事务;王海蓉和唐龙彬一组,负责日常生活和活动安排。

为什么身为礼宾司司长的韩叙不在阵容之中?唐龙彬道出缘由:“正是在绝密的情况下,韩叙的出面要格外谨慎小心。这是周总理指示的,韩叙露面的机会不能多。虽然韩叙一开始就参与了这次秘密访问的筹备工作,但他仅仅去机场迎送基辛格一行,其他活动都不露面,连基辛格下榻的宾馆也不去。因为礼宾司司长的职务既特殊又敏感,其他的重大外事活动都要有他的出现,如果他在那些场合上‘消失’了,将会引起外界的猜测。”

而这一插曲本身也是“绝密”,很多人至今都不知道当初为何做这样的安排。

在机场,韩叙第一个迎接基辛格

7月8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四人组按照预定计划乘车奔赴北京南苑机场乘专机前往巴基斯坦。他们一进机场就看见那架漆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707飞机。飞机是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专机改装而成。4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伊斯兰堡机场特别停机坪……接下来就发生了那件当时秘而不宣、事后震惊中外的大事。

叶海亚总统当晚为基辛格设宴洗尘,基辛格忽然“胃病发作”,叶海亚对在场来宾宣布宴会改期,打算安排他到纳蒂亚几个总统别墅去休养一段时间。几个小时,头戴宽檐帽的基辛格乘车离开了他下榻的政府宾馆。但他并没有被送往别墅,而是登上了早已停在机场等候、飞往中国的总统专机。唐龙彬说,就连基辛格的两位随行特工都是在飞机起飞前一小时才知道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足见有多么绝密。

唐龙彬他们陪同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南苑机场的时间是7

月9日中午。他们将要在与美国完全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度过48小时。

那天,军用机场上站着一排身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国官员,在他们的身后停着三辆红旗轿车,到机场迎接基辛格的中方主要官员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即将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和韩叙司长。

基辛格和周总理的第一次会谈于当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有人曾做过一个统计,基辛格在北京停留的48小时中,和周总理的会谈长达17小时,它保证了相互隔绝20多年的中美双方在尽可能多的时间内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能有这么长的会谈时间,韩叙和同事们后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认为,和周到的礼数相比,争取时间对周总理和基辛格而言更为重要。为此,不得不打破了某些礼宾惯例。韩叙等人提出一个方案:让周总理出席以外交部长姬鹏飞的名义举行的酒会。周总理对这个想法非常赞赏,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使得他和基辛格的会谈得以在餐桌旁进行。

谈判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当基辛格一行7月11日中午乘飞机离京赴巴基斯坦继续他的公开正式访问的时候,他的公文包里已经装着一份中美双方将于7月15日同时发表的公报,不仅谈到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而且还谈到了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实现双方关系的正常化。

赶往机场送行的中方官员中,基辛格又一次看见了韩叙。虽然只是匆匆两面,但基辛格却对韩叙印象很深。他曾在多年后回忆说:“1971年,当我走下飞机时,韩叙作为礼宾司司长第一个迎接我访华。此后,我每次重访中国,总是企盼能与他相聚。”

这次访问能顺利圆满完成,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和保密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唐龙彬说,后来在总结工作时,周总理表扬他们这次接待任务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